

銅仁史話集

瞿政平 編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铜仁史话集

瞿政平 编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铜仁史话集 / 瞿政平编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034-4035-9

I. ①铜… II. ①瞿… III. ①铜仁市—地方史
IV. ①K297.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15536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中国·新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787 × 1092)

印 张: 27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13年6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2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李建

《铜仁史话集》是政平兄近十年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的逸闻轶事；也可以说，是他响应党委、政府关于宣传、推介铜仁，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扩大招商引资等号召而不辞辛劳所付出的心血之总汇。

政平兄原在县级铜仁市委工作，他调走没几年，我也去了铜仁市委，因此我们相识而熟。对政平兄慎为人、勤做事、肯用脑的操守早有所闻。尤其他到了地区方志办，除了恪尽职守，纂史修志外，还在工作之余涉猎浩瀚史籍，笔游千年春秋，写了不少观点新颖的信史类文章和富有建设性的议论文稿。

一个地方的文化旅游品牌，必须建立在本地的历史文化蕴涵之上。铜仁早在新石器时代即有先民栖息繁衍、辛勤耕耘。两千多年前，中原王朝开创之始这里即已归属中央行政建制，成为贵州高原文明开化最早的一方疆域。政平兄在其《史话》里反映，贵州建省起因铜仁，贵州称“黔”缘由铜仁境，中国改土归流发端于铜仁改土设流，贵州开科取士得益于铜仁人，贵州最先的苏维埃红色政权在铜仁，铜仁人才出众誉满华夏等，充分说明铜仁人民在其两千多年所创造和积累的历史文化是极其丰富和辉煌的文化。这些生动的历史事实，经他分门别类地整理成集，无疑是件好事。虽说这里面会有某些值得进一步探讨、或见仁见智的地方，但毕竟第一次多角度地集中展示了铜仁历史文化的亮点，也可以说集中了一些地方历史经典，这于助推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将产生其特殊作用。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地方历史与地方的现实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有其密不可分的联系。地方历史不仅为地方现实和未来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同时一部



底蕴深厚、内涵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往往也是地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特色品牌，是我们扩大对外开放，加强横向联系，促进招商引资，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等事业的基础条件及其可资利用的资源。尤其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地方历史文化越发成为地域经济与社会赖以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必将在地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而直接推动地方生产力的发展。

现在，我们要抢抓国发2号文件和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规划的历史机遇，推进“四化同步、一业振兴”，为铜仁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谋求跨越发展，势必有待社会各界人士挖掘、整理和研究铜仁地方历史，充分展示我们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一方面要积累和运用一些经典研究成果，教育、启迪本土人民熟悉乡情，尊重历史，不断增强归属意识、自豪情感和进取精神，把热爱家乡的精神动力，运用于建设铜仁，促进发展的具体实践；一方面要积累和运用一些经典研究成果，加强对外宣传，帮助外界人士认识铜仁、了解铜仁、研究铜仁、倾慕铜仁，为扩大对外开放，密切对外联系，拓展招商引资，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及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铜仁史话集》，集铜仁历史文化亮点之大成。她的面世，必将为打造神秘铜仁、魅力铜仁、佳境铜仁凭添几份底气，点燃几份热情；愿一切生活于铜仁、关系于铜仁的人们，能从中吸收几滴养分，蓄积几股建设铜仁美好未来的正能量。

2013年6月26日

（作者系中共铜仁市委副书记）

序

熊宗仁

著史修志，乃中华文化之优良传统，更成为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史志同源而后分流。同源者可追溯至春秋时期，而分流者自战国始。秦汉显泾渭，魏晋多承续，隋唐始成型，两宋成定制，元明渐发展，清代呈鼎盛，民国改良，至新中国全面创新，已然文脉沉沉，蔚为壮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志双星并耀，硕果累累，人才辈出，灿若繁星。

认识瞿政平同志，正是缘于修志著史的过程。他在铜仁任地方志办主任，我在省社科院任历史所所长。笔者以史学研究为主，兼及方志理论的研究及编纂实践；而瞿政平同志则以修志为主，却闲庭信步于治史之路，故被推选为贵州省史学会的理事。同为史志林中人，寂寞笔耕与求索的苦乐多所同慨。

带着问题意识而非成就意识的反思，笔者以为，改革开放以来，由党委政府主导的群体修志事业的繁荣，与个体为主、群体为辅的史学研究相对滞后的矛盾日益凸显。志的功能未全彰显利用，史的全面系统性大有局限；志与史均需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创新。由于现行修志体制、机制和统一的范式，导致了一个地域历史文脉的断裂或文化的碎片化，导致了許多志书信息量大而信息价值量小；大量同质化的记述，只有地名、部门名称和人名的不同而已；可以移植甚至复制到别的地域或部门的记述，占了志书大量的篇幅，而真正能反映地域特色、部门特色的信息却因“规范”、“体例”及长官意志难以入志。甚至出现国家、省、地、县四个层级人物史事记述详略颠倒的情况。许多反映地域特色的史事，多闲置于编余的志书史料之中。加之修志人员变动，管理不善，致使花钱费力耗时艰难搜集的史料散佚，史学研究便成了少米之炊。如何利用好志书及编余资料，在研究的基础上，以“史”的形式，彰显地域文化的特点、亮点，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时间的纵向坐标与空间的横向坐标上，反映一个地域或系统的发展变化规律。打破志书“述而不作”的局限，对历史乃至现实作出基于时代价值标准的个人判断和

诠释，更充分发挥史与志功能的共同追求——存史、资治、教化。《铜仁史话集》的作者还突破了“隔代修史”的惯例，大胆地对当代铜仁发展中的史事作出自己的诠释与价值判断，甚至将既不能入正规之志，也不能入正规之史却不乏价值的逸闻趣事和盘托出，对学界尚有争议的史事发一家之言参与争鸣，供品评、参考。它没有戴着“权威”的冠冕和“正史”的假面，疏离读者，而是在漫不经心中让铜仁历史与读者亲和、亲近，或者提供“后来治铜要深思”的历史启迪。

历史是国家、民族或地域的集体记忆。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域的人们，如果忘却或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处于“失忆”或无知的状态，断不会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便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群体。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备遭磨难而不屈，历尽坎坷愈坚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历史从未中断，而在这不断传承、创新的历史中，始终贯穿着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一个缺乏历史反思的国家、民族或地域，是不会有希望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进行自我反思的民族。近代以来，每一次民族性的反思都是一次民族觉醒的阶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令世界惊羡瞩目的成就。但民族性的反思依然不能中断。勿庸讳言，在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当今，文化成了中国发展的短腿，历史被戏说、被歪曲、被淡忘、被边缘化，已然成了史学之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呼唤中，在多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贵州呼唤中，《铜仁史话集》不啻是作者代表铜仁地域对时代使命的一种回应。

地处黔东的铜仁地区，是贵州较早与湖湘文化、巴蜀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的地域，其文化的多元多样早已凸显。但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铜仁地方史问世。今年适值贵州建省六百周年，铜仁发生的史事堪称贵州建省的先导，作者有关的系列文章，弥补了我们的知识缺陷。作为贵州地方史的研究者之一，我也曾从宏观的角度将贵州地域从古到今的历史作了些力所能及的梳理，更由于参与筹备纪念贵州建省六百周年的系列学术活动，从2003年至今，主要的学术研究多集中在区域经济地位的变迁和区域文化的演变上，探讨规律、捕捉灵魂、构思骨架的成份较多，但微观的研究欠缺，深感干瘪和单薄，原因是对于构成贵州历史的各个地域的文化缺乏深入了解，难有丰满的血肉去包裹贵州历史的骨架。读了《铜仁史话集》之后，感觉该

文集正好从一个区域的角度，不仅丰富了贵州地方史的血肉，更让贵州历史的灵魂与骨骼多了些亮点与坚韧。该文集的作者长期在基层编史修志，有理论也有实践，但囿于各种条件，要作鸿篇巨制，确有难度。但却也因为在一线，涵养了热肠冷眼的襟怀和锲而不舍的执著，有对铜仁历史深度的挖掘、亮度的点染、高度的提升等得天独厚的条件。文集虽不是铜仁区域史的著作，但却以点、线、面的勾勒，用“史话”这一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体裁，随意念之所至而写，让读者随情趣之所好而读，为恢复铜仁地区的集体记忆、构建铜仁地域文化的板块作了有益的尝试。该文集既可满足铜仁广大群众对地方历史知识的渴求，也能为铜仁市各级领导干部了解地情，运筹帷幄，谋划发展，特别是对当前铜仁建设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文化元素。倘若能够在此基础上，编著一部《铜仁通史》，更是功莫大焉。

由于本书作者长期致力于铜仁史志的研究与编纂，对那片土地怀有较一般人不同的学术情怀，其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切入点可能会与读者有所差异。而此种差异必然导致见解的不同。读者自可见仁见智，不必完全地附和，但却应赞赏作者力图弥补他所主编的多部铜仁志书的缺憾所作的努力。如果我们的史志工作者都能像本书的作者这样，在本职“专业”之外，多下些职外的“业余”功夫，史志的互补交融之下，才会有史志的进一步繁荣。

感慨系之，情发于衷，是序非序，无关紧要。

2013年6月20日 于贵阳

（作者系中国史学会理事、贵州省史学会会长、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

目 录

铜仁，一个历史久远的行政单元·····	1
铜仁建置始末·····	3
漫谈贵州称“黔”缘由铜仁境·····	7
黔都彭水与铜仁之黔缘·····	9
铜仁地方二级政区体系变化·····	13
盘点旧时代铜仁人口·····	15
铜仁民族略记·····	23
历朝中央政府推行于铜仁的少数民族制度	
——《贵州通史》拾掇·····	26
物华天宝处，即是我铜仁	
——概述铜仁地理特征·····	37
古今铜仁的土地制度·····	43
古代铜仁土地制度的历史演变·····	45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铜仁的最终确立·····	64
人民共和国时期铜仁土地制度的五次变革·····	68
铜仁城乡经济的来龙去脉·····	79
铜仁农业的古往今来·····	81
铜仁工业的艰难历程·····	88
铜仁第三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94
古城逾千年，变化与日增	
——铜仁城发展历史分期刍议·····	98
铜仁些许由来与第一·····	107
悉慕华风 渐染中华之教	



——概说古代铜仁黔之先·····	109
铜仁诸县今名、雅号由来诠释·····	114
贵州开科取士得益于思南府人·····	125
铜仁马路由来·····	128
镌刻铜仁历史的红色丰碑·····	131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过渡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共铜仁历史之最 最先冲出铜仁的体育健儿们	
——兼述铜仁地区竞技体育的兴起与发展·····	140
中国改土归流发端于铜仁·····	145
铜仁古代史因思州田氏土司不失厚重·····	147
铜仁“撤司建府”促成贵州建省·····	157
“两思”地区“改土设流”的偶然性及其历史贡献	
——纪念铜仁境内撤司建府590周年·····	160
贵州改土设流的成因及历史背景	
——纪念铜仁境内撤司建府600周年（一）·····	165
600年前铜仁改土设流的历史定位及历史意义	
——纪念铜仁境内撤司建府600周年（二）·····	169
明代撤司建府的基本经验与今撤地建市的历史启示	
——纪念铜仁境内撤司建府600周年（三）·····	177
“撤司建府”600周年纪念会的领导讲话初稿·····	181
民国前后那些铜仁旧事·····	187
贵州总兵曾移驻铜仁·····	189
旧铜仁的会社、行帮组织简介·····	192
国民党地方幕僚的尔诈我虞	
——20世纪40年代铜仁的“宪政选举”·····	198
铜仁国民党政权的最后挣扎·····	203
蒋经国之子蒋孝严、蒋孝慈在铜仁·····	209
蒋孝严、蒋孝慈在铜仁的前前后后·····	211

孝严先生与孝慈随舅父移居铜仁纪实·····	214
蒋孝严、蒋孝慈在铜仁情况考辨·····	218
杨国安询问大毛、小毛身世，章外婆为之动怒·····	223
章浩若主持铜仁县政三四事·····	226
 灼热乡土的铜仁烽火·····	 233
一部推动历史前进的史诗	
——铜仁历代少数民族起义掠影·····	235
迷信组织与民主革命完整结合的神兵运动·····	263
长征火种点燃黔东革命烈火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269
五星红旗在铜仁飘起的时候	
——铜仁解放纪实·····	274
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首要任务——清匪反霸	
——纪念铜仁解放六十周年·····	281
 铜仁发展中的几段教训史·····	 287
铜仁反右扩大化的演绎过程·····	289
铜仁“四清”运动始末·····	291
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	
——铜仁“文化大革命”纪略·····	294
 乘风破浪永向前的铜仁·····	 305
铜仁拨乱反正的历史综述·····	307
伟大的历史变革	
——铜仁改革开放的历史回顾·····	311
迈步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壮举	
——铜仁地区解放60年来的历史回顾·····	321
中共铜仁地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	
几次战略决策·····	331
五行庙的记忆·····	344

铜仁人文的传承及辉煌·····	349
铜仁文化源远流长·····	351
“儒教渐兴，人文日盛”	
——简述古代铜仁在贵州教育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355
铜仁古城独具建筑特色	
——铜仁古城保护与建设小议·····	362
从古至今铜仁方志知多少·····	368
铜仁几多“谱牒”留今世·····	376
西医传入铜仁的三步曲·····	379
各领风骚铸春秋	
——铜仁杰出人物大观·····	382
地域文化考察与杂谈·····	395
追溯历史的周边巡访·····	397
德江境内古城遗址之揣说·····	402
初旅台湾·····	404
“转非”不是贬官	
——铜仁“转非”制度的历史及现实·····	410
铜仁文物管理到了该认真总结的时候·····	414
铜仁撤市建区名“黔仁”如何？·····	416
后记·····	419

铜仁，一个历史悠久的行政单元

铜仁地区隶属贵州省，位于省域东北部，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大娄山东麓与武陵山西南端之间，幅员18003平方千米。这里深得娄山、武陵神韵，山环水绕，天宝物华，民族源远，历史悠长。

早在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于此生息繁衍。秦始皇统一中国，全境“纳入职方”，大部归属黔中郡，系西南边陲归属中央王朝最早的一块热土，同时也为后来贵州建省称“黔”结下历史渊源。唐时，西南仍被视为“蛮荒之地”，设制边州，唯铜仁一带分属经制州（正州）。自唐永隆元年田氏土司经营思州，历数百年开疆拓土，首开铜仁行政版图的统一。后因田氏分裂，致明永乐撤司设府，开启中国改土归流的先河，由此走向文明、开化时期。民国撤府设县，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设制铜仁行政督察区，第一次成为一块独立完整的行政区域，建置二级行政派出机关。1949年新中国成立，铜仁地区发展飞速，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区域面貌日新月异，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化日趋凸现。2011年，顺应历史完成“撤地建市”建制变更，这块古老的行政区域在历史的发展里程中再次树起新的里程碑。

1. 铜仁建置始末
2. 漫谈贵州称“黔”缘由铜仁境
3. 黔都彭水与铜仁之黔缘
4. 铜仁地方二级政区体系变化
5. 历史上的铜仁人口知多少
6. 铜仁民族略记
7. 历朝中央政府推行于铜仁的少数民族制度
——《贵州通史》拾掇
8. 物华天宝处，即是我铜仁
——概述铜仁地理特征

铜仁建置始末

2011年10月22日，国务院批复：“撤销铜仁地区，设立地级铜仁市”。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大事，由此重新开启了铜仁历史的新纪元。为追溯历史，烘托气氛，庆祝盛事，特整理发表铜仁建置，以飨市民。

铜仁，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生息繁衍。

随着社会的不断演进，这块版土逐渐从历史的长河里凸现出来。在春秋时期，东边地域为楚黔中地，西边地域先属巴、黔，后属夜郎等邑国。秦统一中国后，今境全部“纳入职方”，东北部属黔中郡；西南局部属象郡，石阡境始有建置夜郎县。成为今贵州省境归属中央行政区划最早的一块版土。也由此为后来贵州建省称“黔”结下了历史渊源。

在随后的历史变迁中，汉时其东北大部属武陵郡，隶于荆州；西南局部分属巴郡和牂牁郡。三国时思南、德江境曾设万宁县，沿河境设汉复县；东边境仍属武陵郡。晋至南齐未见多大建置变化。梁武帝至隋朝，东南部属夜郎郡，并于今玉屏、石阡境置夜郎县，原铜仁市境置静人县，后撤静人县改属辰溪县，隶于沅陵郡；中部置南阳郡；西部属涪陵郡。

盛唐时期改郡设州，今境分置或归属为黔、思、锦、叙、奖、费、夷七个经制州，亦称正州，为中央王朝直接管辖，封建地主经济相对成熟。随后受制于整个大西南落后经济的影响，便又降为羁縻州。宋时，东属沅州，西属思州，西北角属绍庆府。元时继唐宋“羁縻州制”实行“土司制”，先为思州土司一统天下，置新军万户府，旋改思州军民安抚司，再改军民宣抚司，今境第一次在此80余年里出现东西两部统一。是时江南曾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一说，说明思州田氏土司，不仅显赫江南，而且位居江南四大土司之首。

大元顺帝时期，思州军民宣抚司所属镇远州归顺大夏政权，建思南道都元帅府，旋改思南宣慰司，由此今境分思州地为思州、思南两宣慰司。所辖长官司建置16个，其中属思州宣慰司者有施溪、黄道溪、石阡、苗民4个长官司；属思南宣慰司者有水德江、思印江、蛮夷、沿河、祐溪、朗溪、乌罗、

答意、治古、平头著可、铜人、省溪、大万山等12个长官司。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两思”为争施溪、黄道溪与大万山边界砂坑，积久成怨，朝廷屡禁不止，导致撤两宣慰司设铜仁、思南、石阡、乌罗府，共辖5县、10长官司。此即在西南地区率先改土设流，并促成贵州建省，为贵州省的形成与发展、为国家政治制度的进一步统一演绎了极其重要的一幕历史。

明正统三年（1438年）废乌罗府，其大部并入铜仁府。是时，铜仁府辖铜仁县和省溪、乌罗、提溪、大万山、平头著可5长官司；思南府辖安化（今德江县）、印江、务川3县和沿河祐溪、郎溪蛮夷2长官司；石阡府辖石阡、葛彰葛商、西北苗民3长官司和龙泉县（今凤冈县）。今玉屏自治县、万山特区南部属思州府（治所今岑巩县）所辖。

在清朝时期，曾于雍正五年（1727年）割湖广平溪卫建玉屏县，隶属思州府。雍正八年（1730年）置松桃厅。嘉庆二年（1797年）升为直隶厅，领1卫1吏目14汛。道光十二年（1832年）今境内共设有3府、1直隶厅、6县，另加1县丞，1吏目。即铜仁府：领铜仁县、正大营县丞、省溪吏目；石阡府：领龙泉县；思南府：领安化、印江、务川县；松桃直隶厅；玉屏县（隶于思州府）。光绪六年（1880年），铜仁县移驻大江口省溪吏目驻地，并将省溪吏目改驻大万山。

结束封建帝制以后，贵州军政府仅维持三个月，便先后由唐继尧、刘显世、袁祖铭、彭汉章、周西成、毛光翔、王家烈等军阀统治。于是政权不断更迭，建制变动过于频繁。虽然这种变动并非表明社会进步，但境内行政区划却在这一时期日趋合理。民国元年（1912年）撤铜仁县（治所今江口县）并入铜仁府（治所今铜仁城）。民国二年（1913年）改铜仁府为铜仁县（治所今铜仁城），与此同时，改思南府为思南县，改石阡府为石阡县，改松桃直隶厅为松桃县。另外恢复原铜仁县（治所今江口县）改名江口县，安化县改名德江县，以原思南府沿河祐溪吏目驻地设沿河县，以原铜仁府省溪吏目设省溪县（原万山特区）。玉屏县、印江县建置不变。民国三年（1914年），以铜仁县正大营县丞驻地设正大营分县，隶属松桃县兼管；以原四十八溪主簿驻地设四十八溪（今甘龙口）分县，隶属松桃县兼管。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国民政府趁追剿中央红军之机，直接接管贵州。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核准，在贵州省建立11个行政督察区。其中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思南，辖思南、德江、印江、沿河、石阡等县；第九行政督察区专

员公署驻铜仁，辖铜仁、江口、松桃、玉屏、省溪等县。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正大营分县并入铜仁县，甘龙口分县并入松桃县。同年3月，全省缩编为8个督察区，原第六、第九行政督察区合并为第六督察区，专员公署驻铜仁，辖铜仁、江口、松桃、玉屏、石阡、省溪、思南、德江、印江、沿河、后坪（治所今沿河县后坪乡）11县。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督察区重新设置，德江、后坪2县划属第五督察区（治所今遵义市），其余9县隶属第一督察区（治所今镇远县）。民国三十年（1941年），撤省溪县，辖地分别并入铜仁、玉屏2县；撤后坪县，辖地分别并入沿河、务川2县。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2月，全省改设6个行政督察区。第六督察区专员公署驻铜仁，辖铜仁、江口、玉屏、松桃、印江、石阡、思南、德江、沿河9县。至此，境内行政区域基本固定，建置相对稳定。

1949年11月至12月，境内各县相继解放，按原行政区划设铜仁区，辖铜仁、玉屏、松桃、江口、印江、石阡、思南、德江、沿河9县，专员公署为省人民政府行政派出机关，驻铜仁县。

1956年9月，撤销松桃县，设立松桃苗族自治县。

1958年12月，在“一大二公”思想指导下，撤销玉屏、江口二县，并入铜仁县。此时，各县辖区撤乡建人民公社。1961年8月，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之后，贯彻“调整”方针，恢复玉屏、江口两县。

1966年12月，为强化汞矿区管理，分玉屏高楼坪、黄道、新庄和铜仁敖寨等4个公社设立万山特区。其间，万山特区曾经历1968年9月一次撤销，随之于1970年8月按原行政区域和建制恢复。

1967年2月7日，铜仁“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夺权，由此先后建立过几种形式的“铜仁地区革命委员会”。此时“专区”行政建制“法定”称谓未变，但同级“革命委员会”使用了“地区”这一行政建制称谓；同时“地区革委”和“地区革委核心小组”分别取代了专署和地委。

1970年，全国统一改“专区”为“地区”，这是本行政区域在法定意义上正式改用“地区”建制称谓之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于1979年取消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各级人民政府。是年1月，根据省革委《黔发（1978）157号》文，铜仁地区建制基础上的“革命委员会”改称行政公署，作为贵州省人民政府行政派出机关的铜仁地区行政公署至此开始，其行署驻铜仁县，下辖铜仁县、江口县、印江县、石阡县、思南县、德江县、沿河县、玉屏县、松桃苗族自